

巴士卡里雅著

爱和生活

顿珠桑译



巴士卡里雅著

爱

和生活

顿珠桑译

封面、插页设计：庄 凌

Leo Buscaglia
LIVING, LOVING AND LEARNING
Fawcett Columbine, 1982

爱 和 生 活

AI HE SHENGHUO

(美)巴士卡里雅著

顿珠桑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114,000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0,000

定价 2.10 元

ISBN 7-108-00070-9/G·7

前 言

尼可斯·卡赞扎克说过这样一个意思：一个理想的教师应该肯于把自己当做桥梁。他邀请学生跨上这桥，并在帮助他们走过来之后，高高兴兴地把它拆掉，鼓励学生筑造他们自己的桥梁。

收进这个集子的几篇演讲，起的就是桥梁的作用。其中的概念、思想和感情都是再简单不过的，但在与听众分享它们的过程中，我曾得到极大的快乐。我讲的时候已经充分认识到，它们可能被接受，给人鼓舞；也可能不被重视，甚至遭到排斥。这些都不要紧。

把讲过的话在这里又重写一遍，是怕有人从没有听到过，或者有人听过一遍，还想再体会第二遍。

我很高兴和大家共同讨论，同时，有成百上千的人愿意来听我讲话，也令我十分吃惊。以我看来，这些演讲代表着我十个令人兴奋的年头里个

人成长和与人分享的过程。回头看看，我没有什么后悔的，而且我相信，既然自己已经决定把这建造桥梁的工作继续下去，那么不论好坏，我总还得讲更多的东西。

序

感谢韦伯斯特先生，把“序”的意思讲成“为一篇讲话或一本书所做的开山铺路的工作”。我能时常为里欧·巴斯卡里雅在白纸上、在生活中做“开山铺路”的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

我以前曾经这样写过：“此人是一个多面体——他是教师，也是学生；是作家，也是读者；是演说家，也是听众。”所有这些之中，他在教师这一个他自己选择的职业之中，做得最出色。里欧教起书来热情百倍，而且诚挚认真，最好的是，他善于以身示教。“只要你们愿意，”他的言谈总给人这种启示，“我就让你们看看生活可以多么充实，多么风光。”

不论是一间大会堂，还是他起居室壁炉旁边的一席之地，甚至是一条长凳，都可以成为里欧的教室，成为他竭尽心力教育、引导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学生的课堂。在南加州大学，里欧多次被

年轻人评为“本年度出色教师”，而年轻人自然是最了解情况的了。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去接里欧的飞机。里欧走出去取行李时，一位老人向我走来，问道：“那人是谁呀？在飞机上我坐在他旁边。他是什么人？”我简单介绍一番，老人长叹一声，说：“我就知道这人不同凡响。一路上他好象都在批改作业。在每一篇作业上，他都要批上，‘好极了’、‘写得漂亮’、‘写得好’一类的词。我上学的时候，可没有一个老师给我批过这样的评语。我倒希望有个老师这样指导我呢。”可敬的老人看到的正是我们这个献身于教育事业的里欧辛勤工作的情景。他把尊重带进了课堂，学生和同事们自然把同样的尊重给予了他。

里欧的著作处处体现着他的热情和献身精神。他的关于如何做学生指导的权威著作《低能儿童及其父母：对顾问们的挑战》使得一个学生感动万分，说道：“这是唯一的催人泪下的教科书。”从一九七二年最初的《爱》到一九七八年最近的《人格》，他的哪一本书不是一个学者的匠心之作？哪里不洋溢着他的温暖与热情？哪里不充满着他面对无数生活在“孤寂无望之中”的人们的焦虑不

安？

在我认识里欧的这些年里，不只一次有人跑来问我：“里欧真的永远都是‘那个样子’吗？”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发现现在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和我最初的回答有了不同。以前是不加思索的一个“是”，现在呢，准确些了，“是，也不是”。

是——里欧并不是因为听众多，或者有听众，才这样热情洋溢、细致入微、机智幽默的。是——观众所感受的里欧的那种对于发挥人的潜力的极大关切的确发自他的内心深处。是——里欧的讲话使观众得到享受，而他自己不也乐在其中吗？是——看到有人懒于动手、不愿动脑，目的不明，里欧是多么不安啊！是——他真心相信“人还有很大潜力”这种观点。是——里欧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是”。（我还保存有一封信，足以证明这一点。信上面说：“亲爱的贝蒂·楼：是！是！是！爱你的里欧。”）

但也不是。里欧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样子的。如果他只是一味诙谐幽默，那么里欧至多不过是一个大家喜爱的好演员。他可以十分出名，被各地邀请，而且讲话妙趣横生，但他永远只

能传达一种信息。而事实与这是截然相反的。里欧传达的信息既是建立在普遍真理的基础上，又是时常变化，不断发展的。他的信息不停地丰富和深化，时时给人提出新的挑战。

这不停的发展从何而来呢？源泉何在呢？源泉在人——从老朋友、新朋友那里得到的启发；源泉在书——从书本，和写书的那些大手笔那里得到的启发；源泉在自然——自然是事物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最好例证；源泉在老师，比如说东方文明中几位伟大的玄学大师就是里欧最好的老师；源泉在学生、在儿童、在音乐之中。在我看来，里欧就象一大堆吸墨纸，任何东西都会在他头脑里留下印迹。什么都逃不过他那敏锐的目光，他那人令人兴叹的才智和广博包容的心怀。

生活有变化才能丰富多彩，对这一点里欧深信不疑，于是他就相信骄傲自满是人们苦恼的原因。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大西洋城一个聚会上见面时，我很傲气，对里欧大吹自从上次见面之后我取得的成就，现在想想多半言过其实。里欧耐心地听着，那双眼睛十分明亮，一直盯在我的脸上。他说：“贝蒂·楼，这些事情你既然已经知道能做得很好，就不要再去做了。做一点新的尝试吧！”

我回家后，马上把面前的事情抛开，着手开始一些新的尝试（有的还真让我不安害怕），总算没有虚度年华。我是不是对里欧有点唯命是从？怎么不是！不仅如此，我还劝告别人仔细听取里欧的意见，要用脑去听，用心去听。这是我和他交往之中的一个大任务呢！

不，不是。里欧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样子的。应该说他也需要从处处包围着他的听众那里得到赞扬和鼓励。在里欧需要补充能量、增加认识、当他的生命活力快要枯竭、需要补充时，他显得最渺小、最无力。那时他便需在家里一个人呆上一夜，或者在俄勒冈河畔偏远的小木屋里住上一个夏天，或者到孤岛上，除了和那些他渴望求教的哲人们在一起，便一个人，形影独立。里欧爱独处，但这独处不是避世，反而是更加入世。里欧利用这段时间，重新唤醒自己的感觉器官，使它们更加敏锐，使得肉体、精神得以迅速的发展、飞跃。

最后，我想指出，“他是不是永远这样”这个问题涉及到人神区别的问题。里欧不是神，而是人。他有时也会象你我一样摔跟头、犯错误，他象你我一样在二十世纪复杂的官僚制度下痛苦生活，因

而也时有自己的愤慨、不平，也会对一切大大小小非人性的现象破口大骂。但是，和我们不同的是，他的弱点、他的不完美，做为整个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他所赞美和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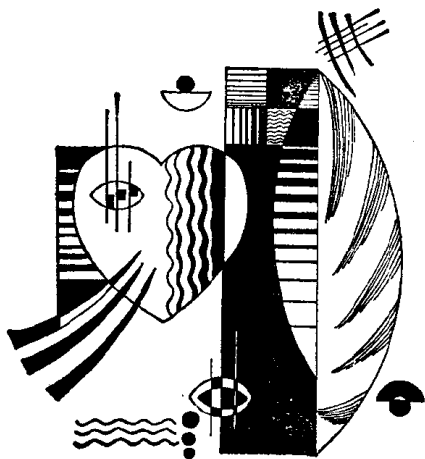
我讲了这许多，都是关于里欧这个人，与本书内容无关，尽管对这本书，我也许更熟悉些。当然，见文也就知其人，即使不能全知，也大概有所了解。就让这本书的精采内容去说话吧。我只须告诉大家做好准备，与里欧一起去享受生活的美宴，一起到生活中去进行一次有意义的探险。——我以此为里欧“开山铺路”。

贝蒂·楼·克拉托维尔

目 录

前言.....	1
序.....	1
爱，行为的变因.....	1
论自我实现.....	55
光明之处.....	89
肉眼看不到的本质.....	121
要桥梁，不要围墙.....	159
同里欧·巴士卡里雅在一起.....	181
否定自我就是自我毁灭.....	211
译后记.....	245

爱，行为的变因





我十分高兴这位把我介绍给大家的先生知道如何读我的名字。我喜欢谈论自己的名字，因为它是一个很美的意大利名字，字母特别多。它的拼法是B-U-S-C-A-G-L-I-A。拼法只有一个，读法可五花八门。谈起介绍时读名字的趣事来，我想最好笑的一次是那次打长途电话了。那天线路很忙，接线员告诉我一旦线空了就打电话叫我。一会儿，她来电话了。我拿起听筒，听见她说：“请你叫一下波卡斯卡尔博士(Dr. Box Car，意为棚车)，他的电话接通了。”我说：“你是不是指Buscaglia？”她答道：“先生，这名字稀奇古怪，怎么发音都可以。”

今天我到这儿来同你们讲讲爱，我称之为“课堂上的爱”。你们让我来，在课堂里大谈其“爱”，真是够勇敢的。一般情况下，人们都让我谈得隐讳点，起码要加上点其他内容。其实，你们看，“爱

(逗号),行为的变因”,这题目听起来十分具有科学论文的味道,一点也不吓人。我学校里的人也一样大惊小怪。我在学校里给一个班学生上关于爱的课,每次我在校园里走,学校的职员都咯咯地笑,还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而且问我:“喂,星期六你是不是还开实验课啊?”我明确回答他们:“不”。

我很想跟你们讲一讲我是怎样开始在课堂上讲起“爱”这个题目的。大约五年前的一天,我被学校教育系主任召见。此人坐在一张大书桌后面,总是官气十足的样子。那时我刚刚辞去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很大的学校区里的特别教育主任的职务,因为我发现我不是管人的材料,我愿意回到课堂上去。我走进屋,坐下,那位教育系主任开口了:“巴斯卡里雅,这五年里你想怎么干啊?”我毫不迟疑,立即答道:“我想教一班学生如何爱人。”我停住了,一片沉静,就象现在一样的沉静。过了一会儿,主任清了清喉咙,说:“还有别的吗?”

两年后,我真的开了这一门课。那时我大概有二十个学生,现在我的课堂上有二百人,还有六百人的名字在候选单上,等着进来呢。最后一次我们开这门课的时候,开始注册二十分钟,人就爆满了。这么说,你大概能够看出这种谈论爱的课

引起了多大的热情和激动了吧。

每次教育政策委员会开会讨论全美的教育目标，总是把“自我实现”、“自我成就”作为教育的第一目的，这很让我吃惊不已。因为在美国，从小学直至研究院，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学校设立“自我是什么？”、“我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我对人类的责任何在？”，你还可以说，“爱”这样的课程呢。据我所知，我们是全国甚至全世界唯一的学校，课目表上有“爱，”这样的课程，我大概也是唯一的教授，居然大发神经病，在课堂上教这样的课。

在这课上，我不是老师，我自己也在学习。我和学生们聚在一起，在一块大地毯上坐下来，一聊就是两个小时。谈话经常进行到深夜，这其中最起码在法定的两个小时之内，我们是全神贯注的。我们的观点就是“爱是后天学习得到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多少年来也一直这样讲。爱，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我想我们许多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遇到许多难题，就是因为我们认为爱是可以自然产生的。既然如此，爱又是谁教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所处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就是一位老师。我们的父母也教给我们如何